

齐云山最后的“挑夫妈妈”

◆ 长城

在皖南古徽州休宁县齐云山崎岖陡峭的山路上,能看到一位女挑夫身负重物艰难前行的身影。漫漫石板路上刻着她坚实的脚印,峭壁岩石上留下她疾走的身影,她就是齐云山惟一的女挑夫——汪美红。1994年丈夫意外去世后,她独自一人担起了抚养3个孩子的重担。“挑夫妈妈”每天挑着一两百斤的货物,踏着4000多级台阶,一天往返两三趟,报酬是每挑百斤东西能得到10元钱的报酬。17年,20多万公里山路,汪美红将儿女们培养成才。



汪美红细心地记下客人要她挑的货物



2

抛弃孩子天堂我也不去

一年365天,在登封桥至齐云山浮云岭餐厅漫漫山道上,几乎每日都能看见汪美红“天天向上”的身影。除干好挑夫外,汪美红每年还得栽种3亩水田和9分旱地。她说,不为别的,就为孩子,他们从小失去了幸福家庭的另一半,我要用自己的血汗构筑孩子温馨的港湾。他们正在生长发育阶段,在饮食上不能亏了孩子的肚子;在御寒上,不能少了孩子的衣着。

蜿蜒的山路,肩挑数百斤的担子,每走一步都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。汪美红说,遇到的游客中,有的惊讶、有的好奇、有的同情、有的不理解,“我只是埋头走我的路,别人怎么看,我不会去理会。担子不能总是停歇,否则就很难坚持到山顶。”“当时挑山工很多,人多货少,虽然工钱低,但大家还是抢着干!”汪美红说,为了能多挑货,她比村里的男挑夫都认真。为了揽生意,她就悄悄地降价,“人家一百斤要4块5,我4块就挑!”有一年夏天,大雨过后,汪美红扛着重担又上了山。“那青苔没看见,一踩就滑倒了!”这次,汪美红的左脚踝部被摔骨裂了。仅半个月后,她拖着敷着草药的左脚还是上了山。每走一步,都钻心的痛;每抬一脚,浑身都筛糠似的抖。可就这样,汪美红咬着牙坚持了过来。

2007年7月,黄山风景区云谷索道扩建,大量的建筑材料,临时急需增加一批挑夫。每挑一百斤运费50元,另付10元伙食补助,优厚的报酬吸引汪美红和岩前村几位男女结伴赶往黄山。历来晕车的美红一路上吐得翻江倒海,下车时脸色煞白像生病一样。但当她拿起扁担柱棒之后,立马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,挑起120斤的重担,迈开了趑趄的步伐。司秤员跳起大拇指说:男人才挑一百二十斤,你晕车还挑这么重,太为难你了!为了替孩子多攒点学费,别人一天挑一趟,她一天挑两趟。在黄山挑了9天建筑材料,挣了1200多元,美红好不欢喜!

17年,鞋穿破100多双,扁担换了20多根,蜿蜒崎岖的山路来回走了20多万公里。汪美红说:“晚上睡在床上浑身都疼,可第二天天没亮就又挑着担子上山了。”因常年重担压肩,汪美红看上去肩宽膀圆、身材结实、腿部肌肉特别发达。壮硕的外表下汪美红早已疾病缠身,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她身体多个部位劳损受伤。腿部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,脊椎弯曲变形,一只耳朵常常耳鸣,基本听不见,腿部肌肉拉伤不能恢复,她现在蹲不下。

汪美红说很多次自己对自己说不挑了,挑夫的活太累了。可是嘴上说说可以,可要真的不挑了,怎么赚钱养家呢?当年,像汪美红一样卖力气养家糊口的挑夫有20多个,现在的齐云山上,汪美红是唯一一位挑夫了。随着后山旅游公路的开通,除危险品之外的村民的部分生活用品也可以适量搭乘索道运上山,这让许多人放弃了挑夫这一行当,而选择外出务工。而为了膝下3个孩子的汪美红,却咬咬牙,在挑夫岗位上坚持了下来。

儿子汪力胜知道妈妈的“小秘密”,本来日子可以更好过些,但妈妈为了他们,宁愿受苦。“有一次一个上海老板特地到我家来,让我妈妈到上海当保姆,一个月给四五千元,但我妈妈说,到上海,我就不能照顾我孩子了,还说,我可不想孩子没有父母教育,长大了危害社会。所以她断然拒绝了!还有一次,一个河北老板打来电话,说准备拿十万元,叫妈妈跟他去大城市治腿腿劳损,并要娶她为妻。我当时听到妈妈说:‘抛弃孩子,天堂我也不去!’”



难得的全家福



知道汪美红的故事后,感动的游客总要拉着她照相留念

3

和妈妈一样坚韧顽强

坚强的母亲深深感染着3个孩子。汪美红说,三个孩子从小就懂事,大儿子双眼几乎失明,却自小就在家煮饭忙家务。双胞胎从10岁开始,一到双休日和寒暑假就帮着我一起挑东西上山,从来不喊一声苦。上高中的时候,学习任务非常重,他俩还是坚持要帮我挑担。汪美红每次挑完东西回家,孩子们都忙着帮她打水、按摩。“家里条件差,有一年夏天,邻居吃西瓜,女儿瞟了一眼,我知道她想吃。后来我和她上街时准备买一个西瓜,但她硬把我拉住了,非说自己特别不喜欢吃西瓜。”汪美红说,其实当时孩子连西瓜什么味儿都不知道。

“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真的不那么简单。”汪美红说。她常常拿电视上一些残疾人的坚强人生鼓励大儿子。一对双胞胎兄妹读完初中就不愿继续读书了——他们要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。女儿接着她的双肩哭着说:“你再也不当挑夫了,我们出去打工养你。”汪美红对孩子说:“没钱是我的事,读不好书是你们的事。”

17年过去了,如今大儿子已经20岁,双胞胎兄妹已经18岁。大儿子在休宁县残联的帮助下在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找了份工作,能够自食其力了。今年高考,女儿汪力利今年高考成绩573分,超出一本线29分。哥哥汪力胜考了536分,超一本线2分。两个孩子分别考上了安徽理工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。汪美红很高兴,“终于松了一口气!”汪美红说,这些年在上学上没让她操多少心,现在总算有了不错的收获。

在山道上歇脚的汪美红常被游客“包围”,有的尝试着挑起她那副沉重的担子,有的向她捐款,有的向她购买矿泉水,有的与她合影……大家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这位女挑山工的敬意。汪美红说,休宁县团委负责人带着爱心人士不久前到她家,捐了4900多元,以帮助将要上大学的孩子。县“爱心圆梦大学”活动将为两个孩子提供每人2000元以上的助学金。

粗粗一算,两个孩子四年大学费用至少需10万元,光靠汪美红的一根扁担,显然已经扛不住了。为了筹措学费,汪力胜、汪力利兄妹俩都选择了暑假打工,替妈妈分忧。他俩来到了休宁县县城,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,进入一家宾馆打工。从家到宾馆,骑电瓶车需要半个小时。汪力利说,他们每天晚上7点半下班,干一天每个人能挣25元。在兄妹俩眼里,洗碗碟、搬行李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“轻松”,而且工作餐很好吃,“有三素一荤,但吃饭时会想到妈妈,觉得妈妈生活特别苦。”

汪力利说,妈妈每天挑东西上山时,自己带一盒中饭,没有菜。“有一次天热的时候,我和妈妈一起挑东西上山,中饭她给我买了一袋方便面,她自己吃早上带来的饭,我发现饭都已经馊了。我一直没有说这个事,但是我想以后一定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。”

今年9月,齐云山的货运索道开通,汪美红的挑夫生涯也划上一个句号。“因为家里有田在种着,还养了两头猪,所以肯定去不了县城了,如果明年能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就好了。”48岁的汪美红说话的时候,脸上飘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虽然挑夫的活很苦,但是有了这份活,汪美红一家就有饭吃,一双儿女就可以有书读。

厄运击不倒坚强母亲

清晨6点,齐云山脚下,齐山镇岩脚村的汪美红家中已经升起了炊烟。为了保证有力气挑担上山,汪美红每天早上都要吃下两大碗干饭,几乎没有什么菜。吃完早饭后,她还要带上一盒饭,然后挑起前一晚准备好的两个装满气的煤气罐和其他货物,开始爬山。陡峭的山路,一趟来回十来公里,汪美红每天要挑两趟。这样的负重攀爬,别说两趟,就是一趟,一个成年男子也难以吃得消,但汪美红已经爬了17年。

在干挑山工之前她只上过一次齐云山,“那次刚结婚不久,丈夫领我上山算度蜜月,爬了一天下来,累得我腿肚子直哆嗦,发誓再不上去了。”

一个女人承受这样的命运,还要从多年前的变故说起。1990年,26岁的汪美红嫁给了岩脚村的青年农民汪淑华。第二年,汪美红生了一个儿子,但接生的医护人员发现:产妇娩出的是一个患先天性白化病的残疾儿!按照国家政策,汪美红可以再孕。第二年她又身怀六甲,并产下龙凤双胞胎。

1994年3月1日,当天傍晚天祸突降,29岁的丈夫汪淑华在村口横江打渔时,不幸失足溺亡。猝不及防的噩耗传来,才32岁的汪美红仿佛被人抽掉了脊梁骨。丈夫走了,留给她的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(大儿4岁,双胞胎才2岁多)和盖房子时欠下的5000元债务。

3个孩子嗷嗷待哺,汪美红开始上山采茶、下田插秧。由于孩子小,她就用竹篮子挑着一双儿女出工。大儿子不能见阳光,做母亲的只得忍痛将他捆在屋柱或桌腿上。亲戚们不忍心看着汪美红如此艰辛,私下劝她另嫁他人,还有人直接劝她远走高飞算了,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。热心的姐妹还帮她物色人选,重选婆家。父母竟为此两次跪在女儿面前,求她趁年轻抓紧改嫁,重谋生路。

“当时也动摇过,也想过要带着女儿改嫁他人。”汪美红说,但有一次,当她挑着竹篮子在田里干活,看到篮子中的儿女睁大眼睛望着她这个妈妈时,她下定决心:为了3个苦命的孩子终身不嫁,一定要将他们抚养成人。

1994年10月,齐云山上的主体道观玄天太素宫重建工程启动,大量的砖瓦、沙石、水泥和钢筋等建材需要挑运上山。岩脚村的年轻男子和极少数妇女加入了挑夫行列。于是,村里惟一的女高中生汪美红也扛起了扁担,换上了解放鞋,当上了挑山工。

“当时是5元钱一百斤挑运费,一般男人也就挑100斤,女人挑80斤。我第一天就挑了180斤沙石,希望能够多赚4元钱。”汪美红回忆着,“开始并不觉得很重,但是越爬越累,那天下来,两眼发黑,好几次差点连人带担掉下山。”当她拿到卖命换来的9元钱时,人已经虚脱。但第二天一早,她竟又忍着肩膀的剧痛,一步一步走在九里盘山道上。有了挑夫这一工作,汪美红省吃俭用,两年不到,就还清了丈夫遗留下的5000元盖房欠款。